

赵登明 © 著

我们从不习得母

*We Never Acquire
Our Mother
Tongue*

语 (yǔ)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赵登明 © 著

不識語言真面目，只緣生在語言中

付周英书

2011.10.25

我们从不习得母

We Never Acquire
Our Mother
Tongue

语 (yǔ)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从不习得母语/赵登明著—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605-4064-1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066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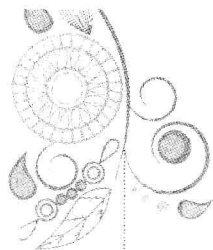
书 名 我们从不习得母语
著 者 赵登明
责任编辑 王 萌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陕西宝石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28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4064-1/H·1262
定 价 1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4981
读者信箱: cf_english@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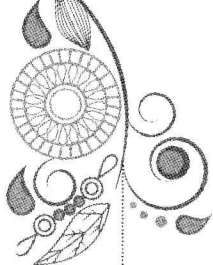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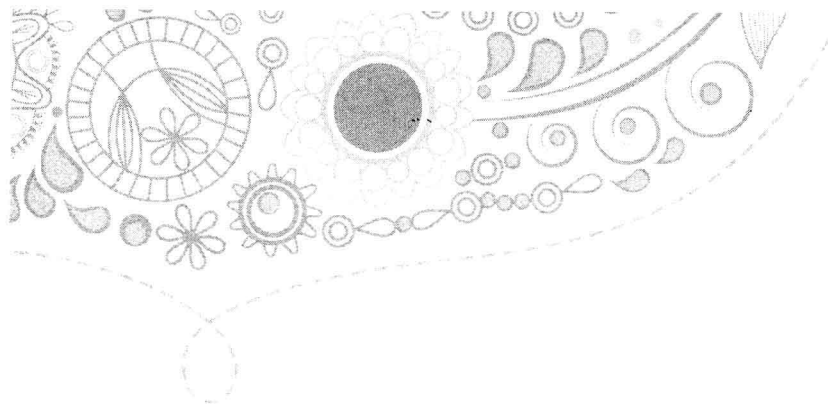
- 序 /1
- Preface /13
- 论语言与儿童语言获得 /19
- 语言生成性分析 /31
- 语言是人类真正的物种特征? /43
- 学习一语还是学习二语?
 - 墨西哥聋孩E.M.现象分析 /55
- 成人说话与英语教师说话的逻辑分析 /63
- 母语学习与外语学习的差异分析 /75
- 母语思维与外语表达
 - 解析“哑巴英语”现象 /87



目录

contents

- “译事三难”的现代语言学诠释 /95
- 我国需要科学的人性化的外语政策 /107
- 人脑不应该有一个专司语言的区域
——兼析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 /119
- 外语学习的特殊性与英语教学 /125
- 从课程设置看英语专业的
学科特征和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133
- 用奥苏贝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
分析外语课的学习特征 /145
- 从幼儿母语话语与大学生英语
话语对比分析看哑巴英语形成原因 /157
- 后记 /171



序

思想是语言的正面 符号是语言的反面

人类探究自己语言的活动进行了几千年，专门研究语言的学科问世两百年，由索绪尔开始的现代语言学也经历了百年风雨。与许多其他学科相比较，一两百年的历史并不算短，但是迄今为止，语言学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还没有明确。我们不知道语言究竟是什么，我们不明确语言学到底是研究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由词、句、篇章等构成的现象本身，还是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大脑机制或者官能？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知识论转向现代语言论，甚至有“语言乃存在之所”的说法。我们不敢妄议为什么哲学转向了现代语言论，而没有转向其他，比如现代数学论或者现代化学论等等，但是也禁不住要问：为什么“从一开始，语言学就不可分割地与哲学搅在一起了”？（雅格布逊语，转引自陈曼君“现代语言学与哲学思潮的相互

影响”，《池州学院学报》2010，4）人与人搅在一起或因志趣或为利益。学科与学科长时间搅在一起可能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达到一定深度，没能区分开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可能因为学科之间息息相关，即两个学科要回答的问题中有许多是相互连贯交错的。而一门学科与哲学的纠结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仅仅考查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历史演变时，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一旦涉及人的思维、语言的学习、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的社会功能等，语言学和哲学就难以分开。哲学的问题很难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寻求答案，语言学的实验设计也非易事。因为与哲学的密切联系，也因为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很难用实验研究来证明，所以当代语言学成为假说盛行的领域，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最为著名的乔姆斯基假说（吴道平，1995；石定栩，2007），还有克拉申等人关于二语习得方面的众多假设。本书作者曾经把这些假说当作已经被证明的理论，试图用这些理论解释语言教学中碰到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释通。因为解释不通便产生了疑问，因为有疑问，便开始寻找问题的所在。经过十多年的琢磨，觉得换一个角度更好理解，便不揣浅陋，也提出一种假说，以尝试说明语言现象本身、儿童语言的获得以及与语言现象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Stern说“一种科学理论的价值通常在于它的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它的预言能力（capacity）以及它为实验研究指出的方向。”（H. H. Stern. 《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第一版29页）似乎这三项标准也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假说的价值。我们把自己的假设拿出来的勇气来自于新假设的解释力。这个假设能够对当前语言学界关心的诸多问题给出不一样的解释。我们殷切盼望，不，我们请求本书的读者，请勿急于否定这个假说本身，请勿急于就具体问题展开争论，请您像做代数题一样，用本书提出的基本假

设，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您所关心的与语言有关甚或与哲学有关的问题，说不定会有一丝半点新的亮光出现。

本书提出的假设是：人出生后，并不是先学习语言、先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待语言学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利用语言去学习其他知识，认识世界。人出生后首先学习生存的知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掌握其所在文化表达知识的独特方式，我们习惯上将这种最初学会的表达知识的语言叫做母语。人类语言，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符号系统，透过表面往里看则是一套概念系统。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聋哑人的手语，都是由符号系统和概念系统合二为一的双面体。也可以说语言符号是人类知识赖以存在的方式，语言即知识。我们按照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1. 语言可以分为发达的语言和欠发达的语言：发达的语言包含的知识量大，表达知识的方式（包括词汇和语法）更为精准。欠发达的语言包含的知识量小，或者说有大量其他文化可以表达的知识内容在欠发达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久而久之，这些语言能够表达的新知识内容越来越少，出生于其中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其他语言获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这样，欠发达的语言就可能死亡。如果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李朝东、卓杰，《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13、14页）那些仅仅生活在欠发达语言圈中的人们的世界就比较窄小，比较单调。很多人呼吁抢救濒危语言，如果抢救濒危语言就是让那些生活在濒危语言文化中的人们继续使用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抢救价值就值得怀疑。让那么多人一直固守在比较窄小的世界里真的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2. 儿童没有一个专门学习语言的阶段或者过程，因此一切关于“语言习得”的表述需要重新思考，关于语言习得的研究需要重新设计；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一个“语言习得关键期”。如果在人的语言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段时间比较重要，也应该是知识获得关键期，或

者知识及其表达方式获得的关键期。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年龄越大，在母语环境中生活的时间越长，用母语建立的知识系统就越复杂，用另外一种语言（二语或者外语）重新建立一套知识系统的难度也越大。

3. 人的大脑左半球所控制的应该是概念系统，是知识系统，或者概念和符号组合起来的系统，不是在词典里被定义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不是独立的存在（文旭）。不能独立存在的事物不能被单独获得，不能被单独失去，也不能被单独控制。

4. 影响或者决定印第安人产生不同（于欧美人）思维的是印第安人独有的概念系统，是印第安部落文化所拥有的知识，而不是发音和结构不同的印第安语言符号系统或者符号相连接的规则。古人和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不是因为古人与今人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而是今天的语言包含了更多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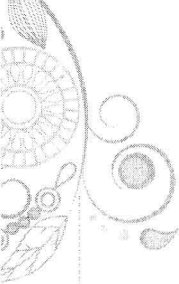
5. Krashen所谓母语学习过程中的下意识习得应该是对知识的有意识学习和对知识表达方式的下意识获得，成年人学习外语时则是对知识表达方式（词汇的发音、拼写、连接规则等）的有意识学习和对概念的下意识获得。

6. 学校里所谓的智育就是为了让学能够理解和说出更多的新句子。人需要活到老学到老，不仅仅要学习新知识，还要学习新知识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即新词汇、新短语。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不再把语言看做认知工具。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犹如大米和小麦是淀粉和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表面上看人们要吃饭才能生长，实际上人们是要获取脂肪、淀粉、蛋白质等。表面上看，儿童在学习单词句、双词句、简单句和复杂句，实际上他们在认识单个事物、认识事物之间的简单关系和复杂关系。至少对婴幼儿来说，语言就是认

知对象。儿童在成人的指导下直接认识世界，不需要、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掌握认知工具的过程或者阶段。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了解的单个事物越多，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越多，其语言能力也越强。这里所谓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写）出句子，并且把句子组织成为篇章的能力（包括脑海里的组织，虽然不表达出来，但是能从主体的实际行动中看出来）。对一种文化而言，其语言符号的数量随着（发现、发明和引进的）知识的增加而增加，语法规则随着表达知识的精确性的需求而逐步臻于完善。一种语言的复杂程度与其所在文化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当年英国教育家马尔卡斯对英语的落后地位不满意，大呼“我爱罗马，但我更爱伦敦；我喜欢意大利，但我更喜欢英国；我尊重拉丁语，我崇拜英语。”这一方面表达了英国人为国家争取世界地位的愿望，为英语争取国际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此前英国的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用今天的话讲，当时英国人国内进行的游戏还没有被其他国家广泛接受，而国际上已经进行的游戏活动，没有或者很少有英国人用英语制定规则，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不用英语而顺畅进展。今天的英语具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语包含的（能够表达的）全世界当前使用的共有知识的量可能最大，人们可以通过英语获取较多实用的知识，通过英语实现自己交流的目的。

本书所说的语言是乔姆斯基先生所谓“常识概念上”的语言，是人们常见的这种现象本身，是你我他每天都在使用，各人掌握程度不尽相同，可以发出声音，可以用笔书写，常常被叫做“话”的那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像是索绪尔所谓之“言语”。这种东西数以千百计，因为发音方式、书写方式和语法规则很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往往相互听不懂口头表达，也看不懂另外文化的文字表达；其中许多种类已经死亡，还有许多种类濒临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像是索绪尔所谓之“语言”。本书不讨论乔姆斯基先生所说的那种机能，那种可能因为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基因变异而产生



我们从不习得母语

We Never Acquire Our Mother Ton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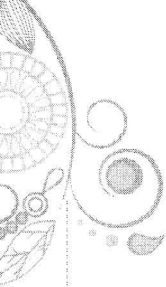
的机能或者官能，我们认为，正是某种大脑的特别机能产生了我们每天都见到的这种语言现象。人脑的机能需要研究，但是正如赵世开先生所说，语言学必须首先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我的语言学之路—纪念外国语创刊周年”《外国语》2008，6）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尝试为语言给出一个新的定义。

在乔姆斯基先生还健在的今天，以我等毫无名气的身份，敢公然“论语言与儿童语言获得”，深恐为世人哂笑。本书作者是抱着理解乔姆斯基革命的敬畏心情开始学习语言学的。在乔先生的著作中，常常提到那么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细述他们的思想观点，评点其长短优劣，犹如老片儿警介绍管片儿住户，让人钦佩，令人敬畏。乔先生从哲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考查语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转换还可以理解，语言习得机制的假说也可以想象，数理公式的部分总是让英语专业出身的学生望而却步，大脑黑匣子的解释就难以使人信服。我们也试图按照乔先生的观点理解外语教学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却总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我们不理解“语言能力”或者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究竟指什么，不理解他所说的“语言”在什么时候指普通说话人说出来的那些鲜活的句子，什么时候指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官能。从许多地方看，乔姆斯基先生所说的语言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又很难准确定义的这种现象，例如他说“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没有最长的句子”（*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the longest sentence in any natural language.*），还有语言表现等，应该就是普通人理解的语言，但是他又一再强调他所说的语言不是常识概念的语言。我们觉得乔姆斯基先生的基本论断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下面略述一二：

1. “绝大部分儿童在出生后的36个月之内就能够基本掌握第一语言，包括大部分复杂的句法结构及语义关系。这与儿童

的智力发展水平并不相符，而且即使有些儿童的智商较低，其语言能力与正常儿童相比也相差无几”（石定栩“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基础”《外国语》2007，4）。我们不知道上述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怎么样的状况算“基本掌握”？三岁的孩子听不懂的句子太多太多，遑论篇章，如果这种状况叫做基本掌握，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的状况算什么？五十岁左右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状况算什么？另外，智商不影响语言能力的结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既然“语言行为不可能直接反映语言能力”（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常著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一版），我们根据什么度量工具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如果有人宣称他的语言能力全国第一，我们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2. “讲一种语言的人能够说出和理解这种语言的新句子 (Speakers of a language hav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understand new sentences of that language.)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它只道出了一个事实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半事实没有说出来，即我们成年的汉族人还有许多汉语句子听不懂，更有许多句子说不出来。把一个事实的另外一半不说出来，仅仅凭一半事实得出结论，并进行无限制的推论，认为凭借有限规则的无限运用，一个人可以说出无限多的句子，也可以听懂无限多的句子，这样的结论会是可信的吗？能够说出很多句子和很多句子说不出来，虽然情况相反，但是解释的机理应该是相同的，即理解与不理解，说出和说不出，均取决于知识。简单些讲，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伙人相聚，其中一个人有事离开一会儿。待他回来时，另外一个人说上一句话，其他人哈哈大笑，唯有这位后来者莫名其妙。他不理解的原因仅仅是不知道刚才他不在时发生的那点事儿，缺少一点儿知识或者信息。复杂些讲，理解和说出任何句子都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或者大脑图式(schema)。普通的语言教师听不懂高分子化学课，也无法参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高级知识分子或许听不懂驮家们关于牲口和路途等情况的日常交谈，原因均



不外乎知识。

3. 乔氏理论的宣传倡导者们不厌其烦地讲解说：“任何个人，只要他大脑控制语言的部分和发音器官正常，他一定能够学会一种语言，而其他的知识和技能，却不能保证人人都学会。许多人学不会数学和绘画，许多人一辈子没法唱准每个音符，有人努力终身，学不会一门外语，却没有学不会他的母语”（吴道平《读书》1995,4.）。这类夸大的解释显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条件，即达到怎样的一种标准才叫学会？如果说普通中学生已经学会了母语，我们根据什么标准说他们没有学会数学和绘画？乔姆斯基在《语言与知识》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五岁的（美国）孩子都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如果两者都不停止学习，他们就一直在学习的过程中。”（榕培译，1992）。我们能否通过托福或者GRE考试来证明其中一个学会了英语，而另一个没有学会？

4. 乔先生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或者普遍语法，当接触某种语言以后，由于某种参数的作用，大脑中的普遍语法就变成了特定语言的具体语法。英语语法书中把英语的基本句型（应该是具体语法的核心）总结为五种。英语的词汇数量很难准确统计，估计至少在二十万种以上，如果包括一词多义和短语，恐怕超过百万。我们平时无论是阅读中文文章还是阅读英文文章，真正造成理解困难的还是词汇问题。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三要素中，最难掌握的就是词汇。为什么进化和遗传挑选了比较简单的语法，而不是最难掌握的词汇？如果大脑中也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普遍词汇系统，我们能在出生后的三到五年内基本掌握母语的词汇系统，那学生生活将会轻松很多很多，学习期限也可大大减少，人对社会的贡献将成倍增加，多美好啊！另外，中国的文言也是一种语言系统。其他语言可以在输入不足、质量低劣



的情况下被幼儿完美掌握，文言也应该可以被掌握。我们能否选一帮文言功底较好的学生，开办一个育婴堂，将新生儿寄养其中，这些学生不时地拿着奶瓶对幼儿说“嗟，来食！”把幼儿放在摇床上，整日价“道可道非常道”，或者抱婴儿出门，对他们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三年之内这些婴儿将基本掌握文言？

5. 乔先生一面说三岁的孩子基本掌握了母语，另一面又说一个五岁的孩子和一个学英语的外国人说的都不是“我的语言”（应该是指成年美国人所用的英语，不可能特指乔先生熟悉的语言哲学和世界政治），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任何其他语言，他们只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小孩能“学会”而外国人也许只能学得半生不熟。为什么小孩能学会而外国人只能学得半生不熟这类难以回答的问题，据说一律要等到大脑黑匣子的破译。问题是三岁就已经基本掌握了英语的孩子，到了五岁的时候仍然说的不是成年人的英语，那他原来掌握的是什么？现在说的又是什么？如果五岁的时候还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很可能十岁的时候也还在这个过程中，二十岁的时候也在学习的过程中，这和成年人学习外语有何区别？那个神奇的机制或者普遍语法还起作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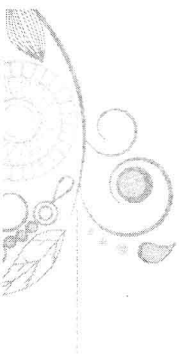
以上所列是我们读书中感到困惑的部分内容。我们确信乔姆斯基先生的理论有漏洞，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的结论能够经受历史的检验，没有一种直到现在还被普遍认可的哲学真理。”（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大出版社2001，第一版前言。）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一种语言哲学观，不可能成为哲学史上的一个例外。许多研究者提出乔姆斯基理论的问题（按照波普的证伪主义，找出现有理论的错误就是进步）。乔姆斯基的理论，或者说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及儿童语言获得问题的假设（吴道平，同上），问世已然半个多世纪，几十年来，生成语法的句子派生流程、技术理念与操作手段几乎是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石定栩，同上），频繁变化的原因是假说的倡导者不断修正自己的验证方式，试图证明自己的假说。迄今



为止，假说还是假说，其原因无非两种，一是人们还没有找到证明这个假说的途径，二是这个假说本身无法证明。乔姆斯基确实很伟大，由于他的工作，关于人类学习活动的解释从行为主义的道路转到认知的道路上，仅仅这一条就足以造就他的伟大。乔姆斯基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已经占有多少真理，而是因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对真理的追求，并因此而使人类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即使我们，或者其他入能够证明乔姆斯基理论的某些解释有误，也不会影响他的伟大。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或者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伟人理论中的某些逻辑错误，出于种种原因而不说出来，就违背了伟人们追求真理的初衷。同时，伟人一旦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养成某一种思维定式，也很难改变，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参考钱冠连“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汉语学报》2004，2）我们觉得换一种思路考查语言与儿童语言获得，从新的角度解释语言学界关心的诸多问题，从情理上来讲是合理的，为此我们重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的观点提出于一百年前，那时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如教育心理学等还处于发轫阶段。索绪尔的研究内容是语言现象本身，没有关注儿童语言获得问题。其研究方法似乎只是根据已有的资料，对语言的特征进行梳理和归纳，所以其结论是真实条件下逻辑推理的结果。我们的理解是：（1）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群内部各成员相互之间进行约定，用一定的音符或者字符来表示一定的意义。乔姆斯基之前的语言学者和其他专业学者如伽利略等，很多人认同语言为人类自己发明的观点。乔姆斯基时代，尼加拉瓜哑语的发展也足以说明语言为人类自己发明创造。人类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不应该是人类的物种特征，如同人类自己创造了衣服和眼镜，我们不能说穿衣服戴眼镜是人类的物种特征。（要证明语言是人类的物

种特征，需要证明或者语言不是人类自己的发明，或者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可以成为人类的遗传性特征，或者如乔姆斯基所说，语言仅仅指大脑的一种能力，不是一般概念上可以生、可以死的一个系统。）（2）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又说符号和思想犹如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我们不可能只得到正面而不得到反面，也不可能只得到反面而不得到正面。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只得到符号而不得到思想，也不可能只得到思想而不得到符号。继续往下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左面看，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从右面看，语言是一个同样复杂的思想概念系统。我们不可能先学会符号系统，然后再去得到思想概念系统。这个结论与Krashen根据Cross和Newport等观察成人对幼儿说话现象所得出的结论一致：成人对幼儿说话的目的不是教语言，而是交际（Krashen (1988)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102, Prentice Hall）。所谓交际就是传达信息，就是传授知识。成人对幼儿说话的目的不是教语言，教师对学生说话的目的也不是教语言。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一生没有专门学习语言的时间阶段，也没有专门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符号系统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能单独被获得。语言符号只是一种附带习得。（3）索绪尔所谓之语言就是一种文化的已经词语化的知识的全部；所谓言语就是个人所掌握和使用的那一部分知识。一种文化不断发展，其词语量也不断增加，许多词语所表示的意义越来越复杂，也有许多词语逐渐被淘汰，例如与大轱辘车相关的词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词语连接的规则也越来越细化，用以表达更为准确的意思。这样，一种文化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庞大，而个人所能掌握的部分，即一个“言语”部分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小。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从纵向的角度，古人和今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今人理解《论语》难，而孔夫子理解今天的文章更难。从横向的角度，“行当”越来越多，远不止于七十二种，隔行的人们不理解的话语也越来越多。



我们从不习得母语

We Never Acquire Our Mother Tongue

重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们得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思想是语言的正面，符号是语言的反面。一切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必须从正面着眼，从正面着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乔姆斯基的名气太大了，这本倡导不同语言学观点的小书可能被淹没在书海之中而不被人们发觉。我们期盼有人发现并能够读一读本书，我们殷切希望读者对本书的观点提出批评，我们也希望有专家学者能够把本书提出的基本观点引入其他相关学科，以检验其解释力。我们害怕因为人微而言轻。上世纪90年代作者在美国学习期间，由于精神上的某种迷茫，曾经参加过华人在宾州州立大学举办的一次福音会，听一位自台湾赴美的青年学者讲述他在大陆布道的经历。他说他通过布道使一位黑龙江的盲人在布道现场重见光明，一位河北的拄双拐者弃拐而奔，一位安徽的聋哑人开口大呼“阿门”……休息期间，我们试图托一位布道会的组织者请布道人告知这三位上帝神迹获益者的准确住址与姓名，以便回国后拜访，如果确有其事，本人计划将余生奉献给基督。不料这位女性组织者怒目而视，斥责我们说，那么多博士和名教授都信，你们凭啥怀疑？震惊和慌乱之中，我们只得夺路而逃。

我们非常赞成钱冠连教授的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学流派。我们不敢企望成为一种流派，只是提出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的观点能引起学者的思考和批驳，在批驳的过程中，找到解释语言和儿童语言获得过程的更佳方式，也算我们对学术的一点贡献！

赵登明

2011.3